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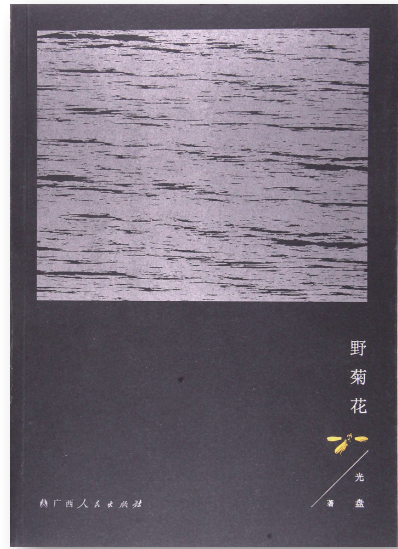
重点推荐

阅读光盘的小说,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被带到一种神秘莫测的氛围中,神秘与荒诞既表达了作家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同时也是他采用的修辞手段和艺术呈现方式。这是我阅读光盘小说集《野菊花》后最直观的感受。

神秘与荒诞,是解读光盘小说的两个关键词。首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本身就充满了神秘。所谓“神秘”,“是对文学认知功能的一个有效的解构手段。它彻底打破了文学反映生活、把握生活的传统理论神话,打破了人们对于必然性和本质性的认识”,也就是说,“神秘使人们失去了对于本质、对于深度的期待,而把世界和生命的不可知的一面呈现了出来。”显然光盘对这个未知的神秘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探知欲。“荒诞”最先是作为一个音乐术语出现的,指音调上的不和谐。在光盘的小说中,荒诞更多体现为一种主题风格,代表的是他“对于世界的一种反抗的姿态”,是“对秩序的反动,是对既定现实的不认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荒诞代表了作家“对于世界和人性的一种反抗性的想象”,借助于它,作家“轻而易举完成了对理性的秩序、可知的世界的颠覆和消解,并对‘新世界’的建构打下了基础”。光盘将偶然性因素引入小说叙事,通过荒诞风格的营造,传递出对历史与现实、人生与命运的理解,并将这种理解深入到对人的精神和灵魂进行拷问的层面。

光盘小说中大量运用“偶然性”因素来推动故事的走向,揭示人物失败或悲剧的命运,让我们看到世界和生命不可知的一面。《大闸蟹》中的偶然性因素很多,首先,小说素材的来源就是很偶然的,故事源自作家一次买牛肉忘记提走的经历。梳理下来我们会发现,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始终处于一种失控的极端状态,太多偶然性因素的介入仿佛昭示着人物命运的荒诞与滑稽,这种有意打破常规因果链条的做法,传递出作家对人生和命运无常的感慨,以及对人生荒诞感的深刻洞悉。

光盘小说的神秘与荒诞中蕴含着深刻的人性内涵。《迈阿密有贼》中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概率极低,却让我们看到



荒诞故事背后的真实。在“迈阿密开锁事件”中,同样是去陌生人家开锁,父亲是为了名誉和人格,儿子则完全是为了钱,同样的行为,不同的动机,折射出两代人不同的价值观。《大闸蟹》也有同样的描述,在对待作伪证的态度上,老孙一直备受良心的谴责,而他的儿子和媳妇却不以为然。两部小说都隐隐透出作家对世风日下的无奈与失望。

光盘的很多小说都与案件有关,这可能与他的记者职业有关。《坦桑石》中的“坦桑石失窃事件”聚焦于贪欲对人性的异化。同样以案件形式讲故事的还有《碧玉龙凤手镯》,这是作家从寻宝鉴宝类节目中得到灵感而做的,与《坦桑石》一样,都属于文物类题材,不同的是,“坦桑石失窃事件”是主人公有意为之,而碧玉龙凤手镯的失窃则完全是主人公宗平的疏忽所致;《坦桑石》主人公的所为殃及一群无辜的人,而《碧玉龙凤手镯》更多的是主人公的内心煎熬。无论如何,光盘都给我们呈现出物欲名利对人性的考验。只有淡泊物欲轻名利才能回归本心,找回人性中正在失落的美好,这是小说留给我们的思考。

人性是介于动物性和神性之间的一种物质,在人的身上,同时存在着人性、动物

神秘与荒诞

□韩颖琦

性和神性。对于人性,周国平的认识给了我们启发:“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由自然的眼光看,人是动物,人的身体来源于进化、遗传、繁殖,受本能支配,如同别的动物身体一样是欲望之物。由诗和宗教的眼光看,人是万物之灵,人的灵魂有神圣的来源,超越于一切自然法则,闪放精神的光华。在人身,神性和兽性彼此纠结、混合、战斗、消长,好像发生了化学反应一样,这样产生的结果,我们称之为人性。所以,人性是神性和兽性互相作用的产物。”

同样采用开放式结尾的,还有《野菊花》和《走完所有的入口》。《野菊花》中的土生土长的花巴姑娘叶小菊爱上了修路工人刘大可,并怀上了他的孩子。路修好后,刘大可随队离开,之后的几个月里音信皆无。就在距离预期还有两个月的时候,叶小菊突然收到一封来信,这封改变了她命运的信里面究竟写了什么?作家给了我们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一个温情脉脉,一个残忍恐怖,到底哪一个更接近生活的真实?相信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解读。至于作家光盘,他只提供给我们生活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走完所有的入口》更是将人性中的不确定性书写到极致。“真”和“假”在赵弦铎身上始终是个不解的谜团。在赵弦铎一系列先进事迹的背后,似乎都隐藏着加官进爵这一真实的动机,然而却始终得不到证实。

小说最大的看点在结尾,对于谜团的破解,作家穿过多种可能性的设置,试图接近事件真相,每一种“幻想”都逻辑缜密合情合理,真相却依然扑朔迷离。在大结局“这是真的”里,赵弦铎的真实面目仿佛被一则新闻揭开:《曾经活雷锋,如今阶下囚——赵弦铎因犯贪污罪、行贿受贿罪,生活腐化,被判有期徒刑15年》,然而我相信读者的心里还是充满谜团,赵的下场和他此前的“事迹”之间毕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联。知道真相的只有赵本人,而他在“我”探监时的一言未发,将读者对于真相的探知最终归于虚空。

光盘小说的神秘感还表现在他对非经验世界的叙述上,即对神性的探索。《破桃花》中春梨为了破掉老公的桃花运求助于

普度斋,老公的反破“桃花”行为也同样求助于普度斋,然而普度斋并没有帮助他们超越烦恼,春梨的一把大火将一切化为乌有。小说叙述始终离不开某种神秘力量,而归根到底,思考的还是人性。《慧深还俗》中慧深为抚养捡到的弃婴而还俗,重返世俗社会的慧深一如既往地行善敬佛,让我们看到还俗与否,只是个形式问题,与敬佛没有关系。作家对人性与神性的探索、对入世和出世的思考,进一步拓展了对人性主题的开掘。同类题材中,《我的“再生人”太太》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篇。“再生人”题材本身就带有神秘色彩,在民间信仰里,这种灵魂转世现象是一件真实而普通的存在,就像光盘小说中描述的那样,沱巴镇的人对此都深信不疑,而且他们中很多人就是再生人,他们的身份也得到了彼此的确认,“我”的太太植微就是这样一个人。植微应该就是“真伪”的谐音,“我”在追寻“再生人”现象的真伪中不能自拔,甚至新婚不久就闹到了离婚的境地。同样对再生现象深表怀疑的“我”父亲在深入沱巴镇调研后,被神秘的沱巴文化深深吸引,正准备写一个涵盖沱巴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调查报告。直到小说结尾,“我”的疑惑也没有得到解决。人类对生死之谜的探究由来已久,对不可见力量的好奇心和恐惧感,使人在面对未知世界时始终心怀虔敬,正如面对“再生”这种超越人类感知能力的超自然现象时,沱巴人所采取的态度一样。作家对“再生人”现象探究的热情正源于对生命本身的探求。

虽然,光盘小说的主体话语多为变故、罪案、绝望、死亡等传统的悲剧性话语,但作家显然抛弃了其本身所具有的悲剧内涵,而通过荒诞感的营造将其引入到一种相反的审美风格,颇具闹剧甚至喜剧的意味;同时,以偶然代替因果论,对于人物命运采取夸张化处理,打破了传统的真实观,构建出某种陌生的神秘气氛,反过来更强化了人生的荒诞,并将这种荒诞嵌入到人性的最深处,彰显了命运的无常与无助。

(《野菊花》,光盘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新书快读

主持:黎华

《给孩子的动物寓言》



黄永玉 著 北岛 编  
中信出版集团  
2016年4月出版

《给孩子的动物寓言》是92岁的黄永玉为孩子绘制的作品。这是继《给孩子的诗》《给孩子的散文》《给孩子的古诗词》之后,“给孩子”系列的第四本新书。黄永玉绘画并创作了138则与动物有关的寓言,一幅画作配一句短语、一篇短文,或幽默逗趣,或意味深长,于生动活泼的形象中揭示严肃深刻的哲理,无处不在的幽默感和快乐精神,通过对世界细致而体贴的观察,以一颗返璞归真的童心与孩子息息相通。作者对生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思考以及通透的人生观,与漫画相配,一句充满机锋的短语或段落,或精辟、或讽刺、或俏皮、或温馨,在幽默中引发孩子对人生、世界的智性思考。

《琴心有寄》



黄海贝 著  
中译出版社  
2016年4月出版

古琴,因其音顺乎自然,耐人寻味,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情趣,而居于“琴棋书画”四雅之首。作者在“人生之旅走过三分之一”的时候遇到了古琴。古琴的出现令她如沐春风,如饮甘醴。古朴静雅的琴音仿佛可以涤清所有的感官,在一瞬间直指内心。她又恢复了“好奇”的本性,萌动起探寻的念头。这部作品记述了作者与琴的故事,与知音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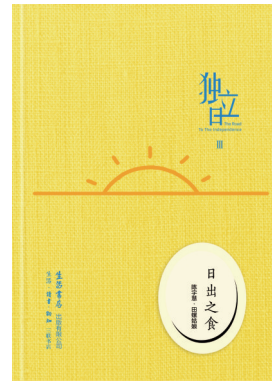
《烧制汉语》



黑陶 著  
东方出版社  
2016年3月出版

《烧制汉语》一书倾注了作家黑陶关于人生经验、阅读思考的种种“积蓄”,内容庞杂,有对艺术万象的哲理阐发,有对汉语文字的独特体悟,闪烁其间的睿智与才思,不时映照出他极富个性的洞见。其中最特色的篇章是,他用敬惜的心态、全新的理念为汉语绘画肖像,试图将汉语与古今中外的文化淬于一体,赋予汉语新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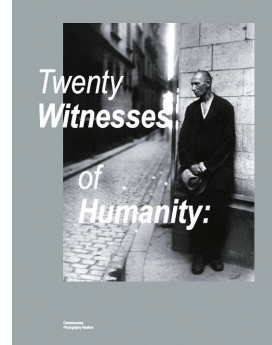
《独立日》



陈宇慧 著  
三联书店  
2016年7月出版

努力工作是吃得更好,而不是生活得更累。本书是“独立日”系列的第三辑,为读者介绍了一种可能被忽视的早餐生活。作者用明快而有温度的文字,带我们进入完美的日出时光:用高效的时间管理让一天变得更长,挑选实用的厨房工具打造完美厨房,从快手早餐、西式风味、家常味道到周末早午餐,让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开始。偶尔置办一桌家宴,与亲友相聚,成就满满。这张洒满阳光的餐桌,就是美好生活的注脚。

《二十位人性见证者》



阮义忠 著  
九州出版社  
2016年6月出版

《二十位人性见证者》是阮义忠的代表作品,本书介绍了在20世纪上半叶,电影还不发达、电视刚刚起步的时候,一批优秀的摄影家,用镜头叙述时代的百年,记录人生百态,揭露最真实的人性。他们的镜头里有各色各样的人物、城市和农村、战争与和平、时间与细节……同时,这些作品都打上了强烈的个性化的印记,表达出摄影家的观念、情感以及他们观察和触摸外部世界的方式,他们是20世纪的“人性见证者”。阮义忠参考数十部国外摄影名家专著,从独特的角度切入摄影史和摄影家生平,以生动而精辟的语言介绍和论述了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20位摄影家及其作品。

百家品书

厚蓄而发 其来有自

□曾镇南

林跃奇长期坚持微型小说创作,多方探索,斐然有成。收在小说集《红玫瑰的童话》这本书中的作品,有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可圈可点。

有的是发掘生活中健康的力量、明察的智慧、美好的感情的,如《岗哨》等。有的是用精练的甚或有些夸张的笔墨,冷隽地写出当今社会生活中或一种人物、世相的真实来,成为或辛辣或波俏的讽刺之作,如《棺材里的留恋》等。还有的是以冷峻的目光审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敏锐地触及到生态文学的境域,如惨烈的《夕照鸢鹭》、肃杀的《最后一只北极熊》。而作者写起来最为熟练、最为得心应手、也最为绚烂别致的,则是那些描写校园内外、小城镇青年男女爱情生活中的奇闻轶事、浪漫情缘、伦理高尚的短章,如奇崛而绚丽的《红玫瑰的童话》等;其中,尤以含蓄而有意味的《扫月》更为别开生面。这林林总总、斑斓多姿的微型小说,描绘出了闽南地区一个叫“鸡鸣市”的小城的生活形态,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作家对生活的观察与概括力,对微型小说这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体裁的把握和结构能力,以及时而如银画铁钩,时而如村谈市语,且笔下常带闽南风情尤其是漳浦方言况味的语言风格,都是值得读者回味的。

微型小说,或称小说、一分钟小说,等等,虽然它常为说稗者所轻忽,其实,它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倒是最早开宗立派尔后不绝如缕的一种艺术体裁。一生专注于短篇小说创作的契诃夫,就是从写微型小说起步开始其独绝于世的艺术创造的。鲁迅的短篇小说集里,也不乏风格隽永而意蕴丰饶的微型小说。茅盾在1950年代,曾专门著文评析,“点赞”当时从生活底层涌现的大量富有生活气息、意境浑厚的小小说。阿·托尔斯泰曾创作出《彼得大帝》等多部史诗性巨著,却对小小小说这一体裁敬畏有加。他说:“小小小说,这是最棘手的一种艺术形式”,“小小小说,这是训练作家最好的学校”。这是足以匡正像我这样的评论者衡文时惯于重长轻短的偏颇的。林跃奇正是从小小说这一“训练作家的最好学校”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在大量写作微型小说的艺术实践中,获得了一种提炼生活、解构小说的艺术能力,这为他在近年来经营长篇小说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我是从《两帝师》《黄道周》这两部长篇力作中开始认识林跃奇的。林跃奇的长篇小说,反映历史生活的角度灵动巧妙,风格幽默隽永,绘绘人物浑厚有力,气韵生动。小说传递正能量,显现中华美学精神,具备地方色彩、民族风格,传达出一种民族文化精髓所辐射的堂堂正气。这一切让我读后感动,回味无穷。

楚剑在匣,三年不鸣,一鸣冲天。林跃奇的小说创作,从微型起步,如新发于硎之刀刀,闪闪有光;复跨入长篇领域,如突出阵之长枪大戟,击处铿锵有声,谓之为闽地海天双剑鸣,楚典闻用,不亦庶几乎?当初,我还曾为漳浦突然冒出来这样写得踏实而飞动的长篇小说感到惊讶。现在读了林跃奇的诸多微型小说佳作,才豁然明白,这位作家携两部长篇兀地崛起于东南文坛,原来是厚蓄而发、其来有自的。希望作者在未来有更宏伟的发展。

(《红玫瑰的童话》,林跃奇著,团结出版社出版)

静观是一种人生境界

□王 苹

《静观之》既是作家为自己即将到来的60岁所写,也是其对人生诸多复杂问题,以“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互动互证的态度,进行思考的最新随笔集。通读此书,很容易想到钱锺书先生的《写在人生边上》和杨绛先生的《走到人生边上》,均是人生在行至一个驿站时,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和观察。

如果将人放置于功利性的社会环境,我们会说,60岁,似乎在渐渐远离社会喧哗的中心;但作为写作者,宋生贵认为,60岁,其实才刚刚开始。正如《静观之》自序中,作家提及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一句名言:“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而能“有高致”,不到60岁,怕不能真正抵达这种人生境界,甚至很多人在走到人生边上,也未必会得到“高致”。所以作家很谨慎地将书定名为《静观之》,而不是《出乎其外》,可见其对人生的态度,在趋向通达开阔之时,依然抱有探究深度与广度的热情和好奇。

相比于作家过去的作品,此书显示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批判力度和冷静态度,同时也对人性之种种缺陷,表现出豁达与悲悯。同情与悲悯,是两种不同的境界,前者有尚未跳出其中的情绪化呈现,后者则是从高处俯视众生悲欢并给予人性宽宥的开阔境界。《静观之》关涉社会及人生人性的方方面面:读书与时代境遇、当下教育的各类困境、人对追名逐利的不息欲望、文艺批判的无力现状、学术表演家的粉墨登场、人在高位的微妙心境、鸟兽草木的生命思考,等等。行至人生开阔平稳水面的作家,更像是一个智者,对一切问题一针见血,又通透豁达。作家常常在题目中即明确点出自己的态度,比如《心中平静好读书》《拒绝为“学术表演家”捧场》《请留给文场一点清静》《人眼看狗低》《物无贵贱》等等。在《争与不争》中,作家这样写道:“如今,我越来越感觉到‘争’是个极有质感的概念,几乎能从中听出它的金属声。更也许是经历与年龄的原因,我开始对它渐次有了距离感,而有意对‘不争’之说去用心揣摩与领悟。”从此可以看出,对于智慧来说,年龄是一种有效的推动力,作家对人情世态的认知高度,恰恰建立在常常让我们觉得无情的事实基石之上。

作为一名在高校工作的学者,作家的笔触与视野,也自然关注到很多教育的领域。在《由衷的感念》《书生曾经好风景》《心中平静好读书》《“老补”与我》4篇随笔中,作家对于上世纪70年代末高考制度的恢复,所带来的良好的读书氛围和环境,和

给万千青年及知识分子带来的人生命运的改变,由衷地感激和慨叹,同时,也对当下高校青年学生急功近利的读书观和浮躁的社会生存环境深感痛惜,并固执地呼吁个体及社会,应为更为长久的文化发展考虑,祛除功利心态,因为“没有良好的读书生态与不能静下心来思考的时代,必然是浅俗的,甚至是危险的”。而在《拒绝为“学术表演家”捧场》中,作家又对高校的学术生态环境表达了关注,对假以学术之名、大行名利主义的“学术表演家”们进行了批判,并警醒社会应对这些戴着名利面具的浮躁“学者”,给予坚决地拒绝;因为“真正的学者的选择不应在灯光闪耀的舞台上,而是在‘朝雨锄瓜夜读书’的平淡而自在境界里;真正的学者的使命也不是通过登台表演去培育粉丝且邀名获利,而是怀着不可动摇的学术理想去关心并致力于人类与自身精神荒原的灌溉”。

在《静观之》中,对人性思考和体悟的提升,同时也表现在作家对鸟兽草木与人类一样,同样具有生命之美的认知上。作家引用庄子“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观点,从儿时听到的公冶长因失信而被喜鹊报复的故事讲起,到《为一只小狗而写》中,作家对一只流浪狗的关爱、感伤与悲悯,再到对《诗经》的认知从“兴观群怨”跨越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一系列的思考,无一不体现出作家对生命认知的逐步加深。恰如作家所言:“世界是人类的,也是鸟兽草木的,所以,要认识世界,光关注人类自身是远远不够的。”“人有必要停下自己匆忙的脚步,用平和的目光仔细看看人以外的其他动物。”

“从逻辑关系上看,节制占有欲念——减少身心负重——获得精神自由——趋向人生超越,是链环式相关联的。”这当是《静观之》一书对于人生境界的哲学式思考。这既是人生之境,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更是生命在整个天地中应该具有的从容姿态。作家用三年的时间创作此书,是自勉、自省,是静观之,默察之,细思之。在对世事和人生“想明白”的过程之中,世间万物、天地宇宙都豁然洞开。我们在作家对世间万象的冷静思考之中,也体悟到生命的意义,不只是来自外人的尊重与认可,更是从个体内部溢出的从容、泰然之气,及闪烁的温润静寂之光;是自我的提升,精神的丰富,是对物欲的减少和对复杂人性的包容与悲悯,是像作家一样,在斗室之内,却有一颗容纳天地、仰望苍穹的心。

(《静观之》,宋生贵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